

後漢書

列傳

廿六

後漢書

廿七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七

桓榮傳

子郁 玄孫典

孫焉 玄孫彬

曾孫鸞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

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

少學

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文受

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甚見前書

貧窶無資

字林曰窶空也

常客傭

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七



桓榮傳

子郁 玄孫典

孫焉 玄孫彬

曾孫鸞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

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

少學

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

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甚見前書

貧窶無資

字林曰窶空也

常客傭

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開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

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詣大官，賜食。詔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嘆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放曰：案文入使當作使人。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楊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續漢書曰：闕字作明，俞然也。然其好舉劾，令往

言以能和諧官謝承書曰舉弘字秦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相榮相善

子徵至司因拜榮為博士外閣弘為議郎車

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

溫恭有蕪藉蕪藉猶言寬博有辯明經義每

以禮讓相馱不以辭長勝入儒者莫之及馱

也音一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

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

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

出旦一入而日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

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

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後病愈復入

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

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

侯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

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

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伏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沉

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

太

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

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

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頤况以不才

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

達經旨。分明章句。

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

人曰易東矣是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

詩

外傳曰孔子行見辜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辜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

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

君慎疾加餐重愛玉史記曰伏聞太后王體不安君子於玉比

德故以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

人桓元卿同飢危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

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

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

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

今何如元卿曰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

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敷上

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

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

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

曰大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也既罷

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

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

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每大射養老

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榮每疾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

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

篤上䟽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

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

刀劔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

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

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

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

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

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

論曰張佚託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

勳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

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

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

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

不忍為也遂去終身受爵不讓風人所少興

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而佚廷議戚

援自居全德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

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

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



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罪作僇並解見吳漢傳

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入者能以此察則

真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音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

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平郁當襲爵

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

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

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

永平十四年為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今郁議郎遷侍中也

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

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

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

所制五行章句已獲今郁說一篇上謂郁曰

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

予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

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

之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歆曰案漢無

字與丁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鴻同也

校尉詔勅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

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

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

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

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

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

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維也。深小兒被也。保當作襟。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

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

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

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

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皇帝陛下

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表

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

鄧騭傳曰朱寵字仲

咸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

初榮受朱普學章

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長音直亮反及

榮入授顯宗滅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

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

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

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鄭良普嗣侯孫傳國至曾孫絕鄭良子孫皆傳學有才能子

鸞曾孫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

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選為侍中步兵校尉

求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  
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  
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  
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  
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  
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  
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省猶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  
視事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

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  
日遷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  
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  
百人黃瓊揚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  
早卒中子順順字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  
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  
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徒數百人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  
以罪被誅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弃官

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  
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  
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放曰案  
典為御史非  
執政者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  
當作正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  
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  
年不調華嶠書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  
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  
書曰  
遷平津都尉鈞看令羽林中郎將也○劉放  
日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

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文為  
鈞看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獻帝即位

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  
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  
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  
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  
良龍舒侯也少立操

行襁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  
性著乎幼冲學覽六

經莫不貫練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  
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襁袍麤糲食醋餐也以

世濁列郡多非其人恥求肯仕年四十餘時

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為孝廉遷為膠東令  
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  
歸淮汝之閒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令東  
記曰余陳留已吾長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  
旬月閒遷河內汲令徵辟拜議郎劉放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  
諸府辟之議郎當云正而已明  
多辟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省苑  
困息役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  
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礪允修志介姑為司

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  
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  
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  
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其貞忭若此也忭堅賓客從者皆祗直其志行  
一餐不受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  
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  
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東觀記曰礪到吳  
郡楊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不受後東適會稽  
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

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擗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

惠。華嶠書曰：鄧生麟也。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

直道悟左右，出為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

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

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按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

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

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

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

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

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

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

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

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

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

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食以為彬有過

入者四夙智早成岐疑也夙早也岐行貌也

日克岐克疑也○劉放曰按蔡邕平以早成

為一德傳為之謨反以岐疑在下當云夙智

岐疑早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

成也辭隆從容窅下也音乃共樹碑而頌

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

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太將軍竇憲輔

政復徵用之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

謂伏生已後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

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

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論語為入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

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

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

下緄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書厚加賞勞



以緄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緄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緄願封本鄉。或謂緄曰：「人皆欲懸子，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瘠墉之地。」孫叔敖楚相也，瘠墉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畏，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緄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

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也，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

袒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第土。任堪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

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求歸溝  
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  
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  
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自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言亂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言亂也  
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聵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

以

事辭於王事故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  
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欲息乃還就  
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

數

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

末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

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也與博士同禮項之拜侍

以待命故令給食焉

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

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

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

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

封虎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

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

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

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源之曰殿中無雙

獨作時人歎也數受賞賜擢徙校書○劉放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

已鴻已為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擢徙也明衍校書二字遂代成封為少

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數千人彭城劉愷

北海巴茂九江朱偃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

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

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仗

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相四宗歲有告祀瞻望太

山嘉澤降樹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群翔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日以廬江郡為六和帝即位遷太常

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

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  
憲兄分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  
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  
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  
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  
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  
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  
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  
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  
醜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

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  
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  
臣辛金也卯木也又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  
以卯侵金故甚惡也

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  
下利器不以假入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  
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

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  
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  
利器謂國之權勢假借也左傳覽觀往古近  
日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

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  
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  
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  
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

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  
所逐平乃攝行君事申氏陳敬仲之後因  
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莫  
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  
魏氏並專晉政諱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者呂  
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  
氏故曰統  
嗣幾移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  
行其勢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  
也  
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  
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  
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又  
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

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

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滿先

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

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

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

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若勅政責躬杜

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

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

禁微則易救末者難入莫不忽於微細以致  
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  
附益阿黨  
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  
諸侯為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  
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  
閒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列郡莫不賦歛吏人  
遺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  
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  
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

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

周易曰乾健也天道  
終日乾乾是其剛也

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

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  
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  
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分皆自殺  
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  
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  
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  
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

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淳嗣。淳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泰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得

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巳，厚其名。

於義不亦薄乎

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懼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

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懼豈獨受義名而陷弟於不義也

君子立言非苟

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

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勤者言行之所開塞

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

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

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

此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

從從就也

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

日食

春秋經書曰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

文闕於所不見也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王師道校正



王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范曄

後漢書三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曾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

泉鄉佐

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

會莽敗義兵起宗乃

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東

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

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

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

到栒邑赤眉大衆具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篋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

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也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爲京輔都尉奈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劉歆曰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

有各字明脫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  
左右輔三字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  
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  
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  
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  
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  
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  
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  
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

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

法章齊湣

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為秦所滅見史記

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

千石雄初仕郡功曹

續漢志曰郡皆置功曹

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

平氏

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

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

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

寇赤幘股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隸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爲

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詞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今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害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

鮮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  
多食復抄東萊閉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  
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  
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  
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列四年遷南郡太  
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滄江沔水經曰  
武郡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又有雲夢藪澤  
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雲夢澤今  
在安州求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  
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

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

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畜

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皆由恩信寬澤仁及

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

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是後虎

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

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列郡稍遷為

涿今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

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道

撫兼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

遺頌帝末揚徐盜賊群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

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

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

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

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

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

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

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列乃建年號置百官遣

別帥黃虎攻沒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

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

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

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

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群

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

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

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

東城縣故

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

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

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

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

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

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

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

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

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宦

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

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 馮緄傳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列東北緄

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謝承書曰緄學本

馬縶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進論古者司馬兵法而

附縶苴其中號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

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

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列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隸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

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虜皆弭散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閉荆列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



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

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各焚都

城踏籍官入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

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

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

傳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瑯琊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

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藁街馬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

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人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

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

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

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

乃令壯士二人刺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

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與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

召興與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斃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

陳湯馮傳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

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寘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

斬首七萬餘級次到狼居胥山迺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

迹進赴之宜權特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

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九命將主親授

鉞日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者曰已命有

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律也天子

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

門也阜門也國門也近郊詩不云乎進厥虎

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臣闕如虓虎敷敦淮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

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

王乃進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召虎之類也

虓虎怒聲也水涯曰瀆敷布也醜衆也仍因

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

誠緄今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

其勉也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官

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

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

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故樂

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

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

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

示之謗書一篋樂羊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賞尚書朱穆奏

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

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  
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  
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  
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  
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  
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糾會長沙賊復起攻  
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  
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多舊與中官子弟不  
得為牧入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

典

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  
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  
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  
䟽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  
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  
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且為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  
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

不為鄉里所推舉

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

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

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

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

上虞

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

人謂之神明

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

以為有不允之操備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音尚有知人之鑒

遷文安令

文安

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

遇時疾疫穀貴入飢尚開倉

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

穆行部見尚甚竒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

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

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

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

艾縣民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

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

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

今潭列益

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

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

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

令擢為荆列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

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

明

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

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胤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特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於縣下

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追反烏

語謂語聲似鳥也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

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

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

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

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

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爲荊州刺史尚見

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

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

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

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罪也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予王之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劉放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求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

敵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揚璇傳

揚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

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二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吐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獯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也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

尾又為兵車專擊弓弩剋共會戰

劉放曰

戰何用共字蓋本定期

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

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梟懸荆列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



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即凱反受誣人之  
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  
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  
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帝橫緣隙而  
生剽入盜邑者不闕時月闕息也假署皇王者  
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  
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  
畢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  
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

也奔命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國宜

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而景風之賞未甄甄

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

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以此而推政道

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江淮海岱

虔劉寇阻虔劉皆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璇能

用譎亦云振旅

張法勝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張泉王鰲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范曄 後漢書三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

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菽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鍾鼓非樂云之

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

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而三牲非致孝之

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特猶為不孝言孝子者和顏悅色為

難也。非謂三牲而存器而忘本樂之適也。已然不可闕。甘旨而存器而忘本樂之適也。失也。言盛飾鐘簋之器而忘調器以和聲樂之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累。脩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夫患冰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取也。存誠以盡行孝績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

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

自恨乘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

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

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

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

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苞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笄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曰廬取其荒頽者頽備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

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

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

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

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

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

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

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傳 王望 王扶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  
 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  
 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  
 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  
 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  
 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  
 母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  
 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

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劉放日案文少一之字

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

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嗣下同因涕泣賊

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

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

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

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

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

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

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  
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  
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  
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  
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九江郡政有恩惠  
百姓懷感入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

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  
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  
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脩  
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入竊慕推王  
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  
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  
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  
恁音人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  
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即遷青列刺史  
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  
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  
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劉放曰按廩者廩也稟  
給穀也明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  
此當作稟為作褐衣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  
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  
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  
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

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  
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  
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  
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  
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  
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劉放曰春秋之  
義以為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  
可用此據上下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  
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  
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脩節行客居

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

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

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劉放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太傅

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

恂恂然性沉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

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著

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幾父普王莽時

為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孝為郎每告

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

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

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

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

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

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



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

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即時汝南有王緜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翁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之也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閒者時亦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

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嬰恒得遺  
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  
赦遣並得俱免譚求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  
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梁郡車成子威二人  
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  
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今在密州安

淳于縣東北故

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

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  
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  
之王恭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  
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  
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  
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  
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  
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  
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

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

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

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 命贈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

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

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

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

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

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

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

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察此。

案驗以比之革以每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

猶令貌閱也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揚音高之設特席顯異

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

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

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

大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

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

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

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

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獨

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

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

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帝聞

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

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

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  
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

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日致羊一頭酒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 劉般傳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顯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顯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

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

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

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

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

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繼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

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

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

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

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

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  
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  
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蓄丘侯奉孝王祀  
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  
杼音是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  
太守薦言般東脩至行為諸侯師東脩謂謹東脩潔也  
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  
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  
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

侯

居巢縣屬廬江郡也

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

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

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

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

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

以宗室肺腑居之

肺腑天子之親屬也

每行幸郡國般

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

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

倉平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

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

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肅宗即位，以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賜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

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  
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

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

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

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

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

善無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

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

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懼非長克

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成

字少翁韋貴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

近有陵陽侯丁鴻鄙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

並以高行絜身辭時為司徒應讓國於弟翊鳳明帝時為太尉

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

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宜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

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



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道亡七年所守彌  
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  
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  
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  
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待中遷長水校  
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  
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  
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三年代夏勤  
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

喪由是內多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  
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  
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  
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料者  
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  
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  
不宜去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  
郡也章百姓鄭玄注云族既在辯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  
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

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

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來流清也太后從之

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

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徒李

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

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

英李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

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五十萬以

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

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

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

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

曰秦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孽

日三公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

象五岳之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中三公

也教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

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

川澤暴風雨彙行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

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伧少  
府荀遵臣父寵前忝司空伧遷並爲掾屬具  
知其能伧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  
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沉重淵  
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笏躬浮雲之  
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二司舉動  
得禮之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  
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式

者孔先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

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爲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爲大司馬後爲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爲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爲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爲司徒誠宜簡

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減抵罪遂增錮二世及及其子二代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

減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寔

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亦錮及子也此音庶

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亦錮及子也此音庶

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

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

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

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尚書曰上

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

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

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

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

同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

人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非先王

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十告汝

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

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又乃

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我家詔使

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

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

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桓帝時為司空會司

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

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

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

自變

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

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

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

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

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與孔

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

甚迫近飢寒之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以韋皮為

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

和帝初

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

屬淮

屬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

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

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辟皆以有道特徵

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畜神養和不以榮

利滑其生術

畜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

回疴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

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未為人所劫閉之室

中從末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

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

吾親

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事物猶也建光元年

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因今

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

講於陰堂之奧東南謂之奧陰堂幽暗既

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相棺足

以周身外擲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

斂形謂衣履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加冠也封

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

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學者以為知命焉槃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

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枯

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

客卒至卒音千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噬也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

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

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

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

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泉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昨城縣也古南燕之

也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以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持辟

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

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

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

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

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

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

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

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

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

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

道經滎陽令敦煌曹高咨之故孝廉也

咨為敦煌

太守時薦 高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高送至亭次

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

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

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

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

拜議郎抗疾京師

○劉放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

將終告其

故吏朱秬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

棺中

置土以藉其屍也

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

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

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適人達士

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

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

真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元氣天之氣也真正也

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

者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

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

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



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易繫辭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

黃帝始察禮記曰殷人爰自陶唐逮于虞夏

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

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堅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堅以周棺聖者即七反周

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之牆翬之飾禮記曰

置翬廬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翬以

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

五尺葬時令人執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

之於柩車傍也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劉放招復

舍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舍以玉珠寶

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親王殯葬

日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殯葬

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

殯踰月而葬宅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

兆葬之塋域也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

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注云天

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衣衾稱襲之數凡

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

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祠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

丈五十稱士三十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

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

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積陵謂

禮廢禮廢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請隧謂

掘地為隧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棺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言秦

伯殉葬左傳秦伯使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

哀之為賦黃東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鳥之詩也

石擲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擲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糜也死不如速

興潘邠之法國賢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鄆墓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王代之制

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窳窳窳厚也窳夜

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華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

備今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為膏燭

事見史記○劉敞曰注人魚為膏案文膏當在為字上自生民以來厚

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

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返魯又定之也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

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

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叩之山滿坎無窆葬紀市禹葬會統皆下不及泉上無遺

財用不足我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

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費重祿。以昭惻隱。彰梁傳曰。衣衾曰祿。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向即會。謂望為太師死葬。

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替。時乘則別。謂葬於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蒼梧二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祿葬。王孫者揚妃不從。

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前書。欲見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卒葬於具。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忘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

卒葬於具。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忘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

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

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

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

但欲割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歸到東平地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

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

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啓在京師病困故

素棺使人取乾黄土細擣簡之聚二十石臨

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昨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朱祗案一傳中祗祗不同當從一子胤不

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曉以顧命

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

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

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感

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

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九 王師道校正

外翰書何對燕之天下  
 亦非志故遠來古聖  
 不期而合必善於此  
 文發藝務與詩雖異  
 亦異殊妙難盡形容  
 贊曰於焉身中朝家  
 依長奉詩部無容即  
 必父... 壬... 合... 更... 數... 應...

寬永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夜半如末一校了

